

今日济南

鉴赏



陶艺丽人岱玫印象

本报记者 霍晓蕙

同在一个城市,却好几年没和岱玫见面了。可以说,自她从美术编辑华丽转身为美院教授后,我们就很少相见。而在这之前,我们在不同的媒体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在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现场,经常出现我俩一高一矮的身影和品评交流的声音。岱玫高高的,沉着而淡定,身上流露着通达、帅气的艺术范儿,我们算不上亲密,但非常亲切、默契。那是段快乐充实而不自知的日子。

岱玫的约稿电话,让我回忆起这段时光,也让我关照现实——现在的岱玫,早已从媒体圈“回归”到她钟情的陶艺创作与教学领域,凭借自己的才华与灵气,以富有个性的作品,在现代陶艺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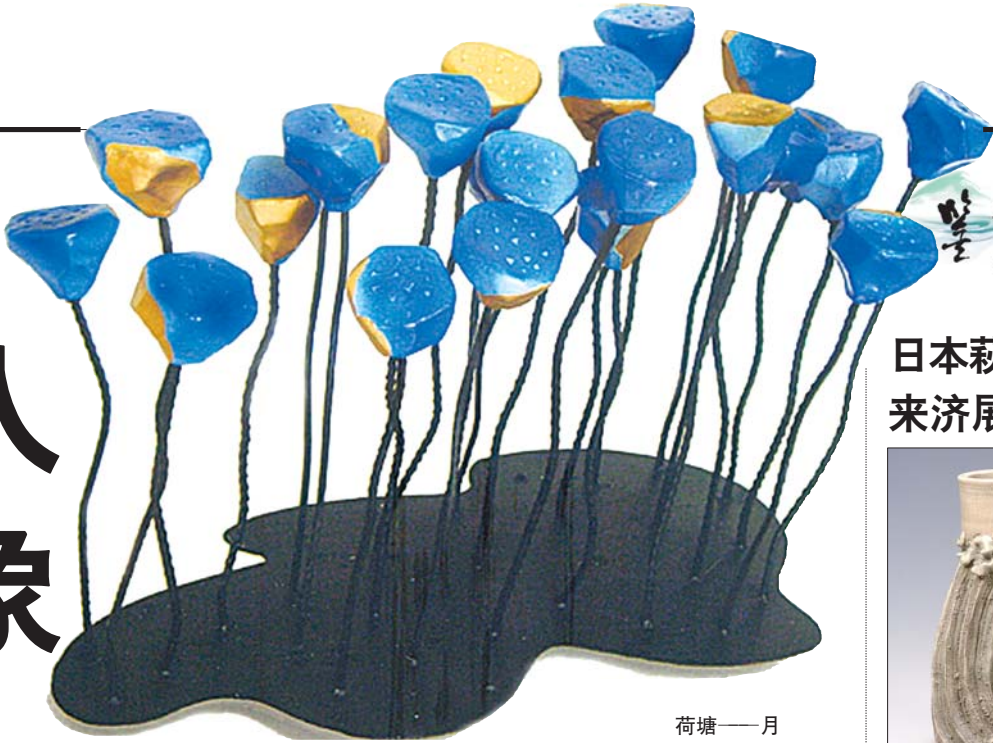
对于岱玫的陶艺作品,我早有关注,比如《丽人行》。这组作品作于十多年前,现在看来也属于她作品中的经典。传统形式的陶瓶被拟人化地赋予了不可言说的内涵和视觉冲击,高傲、秀雅、娟秀,似乎跃动着生命的节拍。她用优雅的艺术手法,隐喻或者暗喻的表现方式,把一种情绪寄予在作品上,此时的瓶,成为自我的替代品。

再如《残荷》系列,取名《妒忌》的猫形象系列,《折翼的天使》系列,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折翼的天使》从大的方面看,反映了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从小的角度来看,则透露了作者的善感、

悲悯之心。以女性的角度看女性,我感觉到岱玫的细腻与敏感——她总是善于从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寻觅美感的存在,从而去表达一些看似非理性,实则非常“接地气”的情感,当然,有时也流露出一种女性所特有的小资情调,一种恬淡的生活情绪。

作品是创作者的精神结晶,是生活和世态的映像。岱玫恰有一组取名《新世相》的作品,在我看来,这件作品在她唯美风格的作品里,有点另类,有点波普风格,超越了自我情感的抒发,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色彩和理性表达。如她自己所说,“‘世相’正如‘事相’的放大,而‘新’则正是转瞬即逝的现象诠释。”

在国内,专业从事陶艺的人据说也分为学院和民间两种,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发烧友”也时时客串到陶艺创作中来,可见陶艺的魅力。对于陶艺的技术层面,我只是浅层次了解,不过在“大美术”的理念里,一切有形有色事物都是美术,陶艺,是艺术家用陶瓷材料彰显艺术主张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身处创新的开放时代,艺术的信息像潮水般涌动。我惊喜地发现,岱玫不仅没有在潮水中淹没,反而渐渐展露她多姿多彩的艺术天地,并且不只是在山东,即便把视野拓宽到整个中国陶艺,她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在她离开美术编辑岗位后,更深刻地理解了



荷塘——月



向天歌(第十届全国美展作品)



折翼的天使

日本萩烧陶艺来济展出



萩鲤跃瀑布器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4月19日,来自日本山口县的百余件萩烧陶艺作品在山东博物馆展出。

此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日本山口县独具特色的陶艺文化——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萩烧陶艺。展览将于5月27日结束。

清乾隆粉彩福祿尊亮相



清乾隆粉彩福祿尊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在即将于5月14日-17日在北京举槌的北京传是2012春拍中,传世珍品“清乾隆粉彩福祿尊”将亮相。

据了解,传是春拍瓷玉珍玩专场共计300余件拍品,下设明清瓷器专题、“清雅赏鉴”文房专题、“紫玉金砂”紫砂壶专题以及明清玉器专题。其中,“清乾隆粉彩福祿尊”将现身明清瓷器专题拍卖。这件拍品原为北京市文物公司旧藏,在翰海2010年秋拍中以过千万的价格成交。器形雍容大气,造型端庄。腹部满绘粉彩福祿图,五色神鹿形态各异,或嬉戏,或奔跑,或顾盼,或小憩,一派生机勃勃之景象。粉彩绘画技法高超,不仅将瑞鹿的神态描绘得生动传神,更衬以参天古树,奇石嶙峋,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极为自然逼真。底落“大清乾隆年制”青花篆书款。

古人视鹿为瑞兽,寓有长寿之意。此件十鹿尊一反常见画面,将百鹿图化为林间嬉戏的十只瑞鹿,并衬以红蝠,是为“福祿双全”,此风格粉彩十鹿尊较之传统画面百鹿尊的流传,寥若晨星,传世甚为稀少,是为典藏重器。

泉城三友画展“五一”举办

本报讯 5月1日,李伟、马金虎、辛国栋泉城三友画展在济南大明湖公园南岸稼轩祠东邻稼轩画廊开幕,画展将展出三位画家近期创作的人物、花鸟、山水画作品六十余幅,作品既有传统功力,又展现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风格独特,清新典雅,画展到5月底结束。

●鉴赏走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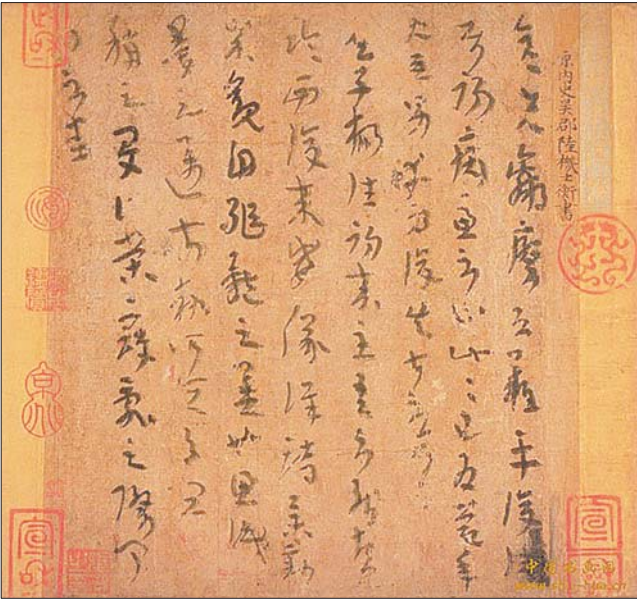
画家与收藏

康庄

画家喜收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或称之为天经地义的职业癖好。你随便走访几位画家,都会在他们案头架上有惊异发现。画家藏画、藏书、藏帖、藏印、藏古、藏今,什么都藏。有相当一部分画家本身就是收藏族里的豪门大户,像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黄胄、唐云等,不仅以画闻名于世,而且是公认的大收藏家、大鉴赏家。

纵观古今,几乎所有书画家都或多或少与收藏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北宋画家米芾,藏石成癖;清代画家高凤翰,酷爱名砚;现代画家毕克官,痴迷瓷绘,长年累月围着窑址和建筑工地拾捡瓷片,历经几多寒暑,居然捡回五千余块,并由此写就一部洋洋大观的“中国民窑瓷绘艺术”。

三国陆机《平复帖》墨迹,是画家张伯驹收藏并保留下来的。为了保护这件国宝不被外国势力掠走,他不惜倾家荡产以重金购藏。在遇到汪伪特务绑架后,宁死不失大义,赢得世人尊敬。张大千、徐悲鸿两位艺术大师,也是两位对民族文化遗产做出卓越贡献的超级卫士和守护神。在战乱不息社会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带着



三国陆机《平复帖》(局部)

与自己生命相系的藏品颠沛流离,辗转于大江南北,经他们抢救保存下来的古代优秀书画作品,弥补了中国绘画长廊大片空白。为了董源名作《江堤晚景》不致流失,大千先生毫不犹豫把他准备买房用的五百两黄金及二十幅字画拱手让给字画商。这是艺术家的胸怀,也是收藏家的胆识。徐悲鸿先生的收藏,另有见地。他不重

画家之名,而以书画本身的艺术价值为贵。在他逝世后捐献国家的藏品中,仅珍贵图书、图片、碑帖就达上万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书画上千件。其中也包括他视为生命、失而复得、充满传奇色彩的《八十七神仙卷》。

画家关注、追寻美,收藏行为几乎不带有功利性企图,也无筹划运作的轨迹可循。往往是激情

所致,使命所致,义无反顾地投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拜访我敬畏的前辈大康先生,在三十几平米的斗室里,甲骨、石刻、瓦当、印玺、碑帖,塞得满满当当,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面对一位简朴无奢、著作等身的学者,领略他的渊博学识,真是感触奇特。在另一位前辈画家许麟庐先生家里,我再次感受到这种来自收藏文化的冲击。满壁字画目不暇接,桌上地上堆满了瓷瓶、陶器。最令人惊愕的是画案一侧平平整整摆放着一块重达数百斤的残断石碑。靠里一面被主人长年抚摸已经油光发亮。此碑虽然碑文残缺,但属六朝刻石,书法道劲苍古,令人叹绝。我瞪大眼睛问许老:“这么重的石头,您老怎么把它弄到楼顶的?”许老得意地拍着残碑呵呵大笑起来:“这是我的命,我的镇案之宝啊!”多少年过去了,许老的笑声在我脑子里盘旋不去。我曾在北京与张仃老师谈及此事,这位老先生也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张仃是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他的居室陈设以民间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工艺美术品为多,亦有部分古代陶俑、木俑和木雕造像。谈及这些收藏家,张老笑着问我:“你知道除了张仃,我还有一个名字吗?”“它山。”我马上回答。“是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张老意味深长地把收藏之道,一下拓展到艺术创作的大空间去。